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6月4日

星期二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曾艳

老爸“望子成虫”

□马星雨

我读的是普通高中，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，拼三年，考上一所好大学。但我爸不这么想，他对我的期望值向来不高。

我爸看中了本地一所职业学院，理由是离家近，坐公交半小时就到家，校园环境也不赖，还能学一技之长，将来好就业。我爸当年没考上高中，读了职业中专机械专业，毕业后进入工厂干维修，从新手混成了老师傅，也成了公司的技术能手。他时常自夸：“我技术好，到哪里也能找到工作。”

我爸唯一的遗憾，是当年没考上职业学院，因此职业学院成了他心中的白月光，他想让我帮他完成这个梦想。

见我拒绝了职业学院，我爸又建议我报考本省的一所医药大学，因为他同事的孩子从那里毕业，进了一家私立医院工作，发展得不错。“我打听过了，这所大学是民办的，分数不高也能上本科。”我爸急切地给我“洗脑”，“我可以提供家庭助学贷款，你毕业后十年内还清就行。”

我爸建议的这两所大学，我都不满意，我早有心仪的学校。我爸一听我报出的大学校名，就说他还是觉得职业学院和医药大学好。

为了达成目标，我拼了命地学，完全不听我爸的唠叨，“不能学这么晚，好身体比好大学重要”“学习用七分力就行，要留着三分力气去玩”……

邻居家的虎子哥一直读到博士，现在是大学教授，妥妥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我爸却从不羡慕这样的学霸，还跟我妈开玩笑说：“咱女儿要是学习这么好，我可不愿意，非把她拖退步不可。大学、研究生、博士……读这么多年书得花多少钱呀。万一她要留在一线城市工作，还要帮她买房，不行不行。”

唉，别人的父母都是望子成龙，我爸的名言却是：“孩子成虫，只要是益虫，就值得欣慰。”

高中三年，我爸一直盼着我回心转意，不考夏考，直接春考上职业学院。但我就不想听他的，我还是想为自己的梦想拼一次。

高考前两周，我妈让我选件新衣服，说高考那天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“主要是我和你爸那天都穿新衣服，你不穿新衣服，显得不合群。”我妈打开手机让我看，她买了一件红色旗袍，寓意“开门红”“旗开得胜”。我爸网购了一件“黄马褂”短袖衬衫，寓意“马到成功”，一件带有“对钩”图案的短袖衬衫，寓意“考的全会，蒙的全对”。我爸要穿的袜子更显眼，一只印着“必胜”，一只印着“考神”。我爸说：“图个吉利，高考需要有点仪式感。”我哭笑不得，答应我妈穿他们给我买的连衣裙，但有一个要求，考试时离远些，我不想让同学们看到他们的装扮。

高考最后一门考完，我刚出考场，远远就瞅见我爸手捧鲜花站在校门口，我妈站在他旁边。我爸已换了衣服，穿了一件白色短袖衬衫，衣服不显眼，但花显眼，花束太大了。我接过花，看到里面夹着一张卡片：祝女儿顺利考完。我爸不是一个浪漫的人，他都没有给我妈买过花。据我妈说，我爸提前做了攻略，别的家长安排的项目他们也必须安排上。这句话我当时听了还挺感动的。

最终，我被一所二本院校录取，我有些失望，我爸却开心得不得了，说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。后来我妈悄悄告诉我，自从我上了高中，我爸天天看教育心理类的文章，说要给我减压，因为健康快乐才是第一位的。原来，对我低期望、低要求，是我爸给我减压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母亲走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敢看月亮。总觉得那清冷的月光像一把钝刀，一下一下磨着记忆，直到心里渗出血来。

母亲病重那年，家里总是弥漫着中药的苦涩味道。每到黄昏，那只粗陶药罐就蹲在灶上，火苗舔着罐底，药汁咕嘟咕嘟地翻滚。我坐在她身旁的小板凳上，看着月光从窗户透进来，落在她的白发上，像覆了一层薄霜。

“这药苦不苦？”我问。她摇摇头，用竹筷搅了搅汤药：“不苦，像凉茶。”可我知道药苦，有一次她喝了一半，皱着眉放下碗，我偷偷尝了一口，苦得舌根发麻。她最终还是喝完了，一滴不剩。月光下，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像一根弯折的芦苇。我明白，她咽下了苦药，却把甜意留在哄我的话里，只是怕我担心。

儿时的冬夜冷得刺骨，母亲说被子晒过就暖和了。她挑阳光最好的日子，把棉被抱到院子里，挂在晾衣绳上拍打。傍晚收回来时，被子蓬松得像云朵，带着太阳的味道。遇到阴天，她就换一种法子——把被子叠好，放在窗前等月亮出来晾一晾。“月亮也能晒被子？”我不信。母亲只是笑笑，说：“你试试就知道了。”钻进被窝时，竟真的觉得暖和，只道是月光烘暖了棉絮。后来才知道，是她悄悄用自己的体温焐热被子盖在了我身上。

母亲最后一次住院，我陪夜。病房的窗帘没拉严，月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她的枕头上。她睡得不安稳，眉头微蹙，白发散在枕头上，像一蓬凋萎的芦花。我伸手想替她拢一拢头发，却摸到一把干枯的发丝——它们不知何时已变得如此脆弱，轻轻一碰就脱落了。我慌忙缩回手，仿佛触到了一碰就碎的月光。

我忽然觉得月光太亮，刺得我眼眶发酸。“几点了？”母亲迷迷糊糊地问，声音轻得像飘落的羽毛。我告诉她凌晨三点，她“嗯”了一声，又闭上眼睛，喃喃道：“你快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班。”那一刻，月光像水一样漫过病房，她的轮廓在月光里渐渐淡去，仿佛融进了白色的床单。

母亲走后，我总梦见她在月光下忙碌的样子。有时是她借着月光纳鞋底，有时是趁着月色干农活，有时她什么都不做，只是站在月光里，静静地等着我……我想喊她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收拾遗物时，在抽屉深处找到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：“四月十八夜，有月亮，西沟浇小麦，掐点麦穗给娃蒸青麦仁儿吃……”“八月十五夜，大月亮，正好摘花生，也不知道娃在学校吃月饼没有……”“冬月初九，半夜榨完花生油，趁着月亮推回家，明天给娃捎去一桶……”

前些天，我又梦见了母亲。醒来时，窗外月色正浓。我望着那条从家门口延伸出去的小路——母亲生前常站在那里，身影被月光拉得细长，像一根等我的芦苇。如今路上空荡荡的，只有月光铺了满地，像她给我的爱，碎碎的，亮亮的。我蹲下身，一片一片去拾，却怎么也拾不完。

母亲的药园子

□张洪贵

你听说过菜园子、果园子、花园子，一定没听说过药园子。母亲给我留下了一个药园子。近几年，她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不得已随我去城里居住，两亩地的园子就这样荒芜了。一个夏天过去，草没过膝盖，无从下脚。

最近，抖音上建造小院的视频越来越火，我也有了这样的想法，便雇上挖掘机，把硬化过的水泥地面铲除平整，挖上鱼池水系，垒上假山，铺径修田。三间瓦房也重新装修粉刷，焕然一新。因地处昌乐、寿光交界处，朋友送了一个雅号：“界苑”，刻匾悬挂。

冬去春来，万物复苏，园子也渐渐绿了起来。在房子后面的背阴处，长出了一片片的小白蒿，远看就像是早春的霜雪，灰蒙蒙、绿油油的。它不但能蒸着吃，还能炒干当茶喝，更是一种草药，过去农村人基本家家必备。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也长得生机勃勃。我心里纳闷：园子里怎么凭空长出这么多神奇古怪的花草？难道是母亲栽植的？可惜母亲两次中风，思维迟钝，言语不清，无法问清缘由。

过去我一直忙于生意，无暇去园子里闲逛。有一天，我在抖音里刷到一种草，叫“蛤蟆草”，样子长得非常难看，表面满是褶皱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园子西墙边也有几棵这样的草。一对照，果然就是“蛤蟆草”。我想起小时候母亲讲过一个故事，说在村东沟的一块大石头上，经常趴着一只鞋子大小的蛤蟆。有一年大旱，作物都干死了，蛤蟆跳进干枯的小河里，变成了一片奇特的野草。这草的叶子绿油油的，村民采来充饥。在那旱荒之年，不但救了好多人的命，还医好了很多人的怪病。这肯定是母亲健康时回老家采挖来的。我摘了片叶子咀嚼起来，立马苦得不行，舌头都有些麻木了。

不久，在园子的另一角，长出了一些卵圆形叶子的植物，它的茎如马齿苋，茎头五叶中分，每枝又分五枝，非常独特好看。我掐了一枝，皱起眉头闻了闻，一种鲜草的青涩味直冲鼻腔。很快，茎的断处流出了一些乳白色的浓汁。我拿出手机拍照辨别，上面显示叫“泽漆”，也叫“猫儿眼睛草”，是一种比较常用的中药材。

接下来，我又发现了“老鹤草”，村里人都叫它“鞍子嘴”，估计是它的果实像长了嘴巴而得了这个名。过去有人腰疼腿疼，就用它烧水喝，母亲在园子里生活时，也常喝它，还采摘来晒干保存，冬天也煮水喝。

慢慢地我发现，这个园子简直就是一个“百药园”，“婆婆丁（蒲公英）”“滴滴梅（地丁）”“蜜罐子头（丹参）”“三七”……真是棵棵都是宝，原来，这是母亲留给我的一笔宝贵“财富”。我改变了原来规划园子的一些想法，打消了建阳光房、搭凉亭、种名花、养盆景的念头，想好好打理母亲的“百药园”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母亲能够重新站起来，我们一起闲坐庭院，享岁月静好。